十年十村

本报记者刘紫凌、袁汝婷

2022年伊始，我们再赴“十村之约”。

一年前，新华社湖南分社派出3支融媒体报道团队，分赴10个曾经的深度贫困村，蹲点记录脱贫攻坚战的动人故事，名为“十村记”。

一年后，在南方纷飞的大雪中，我们又出发了。

这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十年。几支融媒体报道团队再次深入武陵山区、罗霄山脉、洞庭湖区，走进田间地头、村户农家，以新闻人的视角和笔触，感受“十年之变”——

变化是有形的，那是梳子山通往世界的“路”之变；变化也是无形的，那是陈家桥屋场交心的“治”之变；变化是细微的，那是“葱巴拉”憧憬民居的“美”之变；变化也是显著的，那是洪家坡7700余名群众的“居”之变……

我们围坐火炉，捧起热茶，与老人一起回望，和青年并肩畅想，听过往十年“救救日月换新天”的故事，也聊未来十年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的梦想。

山河远阔，枝叶关情。在村里蹲得越久，走得越深，我们越发深刻感受到，一个国家奋发的力度，一个政党爱民的温度，一个社会史明的程度，往往就系在千家万户的“小确幸”里。

十篇蹲点手记，就是十幅真实动图，它们拼出你镜展的乡村画卷。如果你细细读来，会发现三湘大地的绚烂里，有时代前行的足迹，有国家兴盛的标记。

我们记录十个村庄的十年之变，映照一个民族的千年梦圆。

写稿时，正值二月。21世纪以来第19个指导“三农”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，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大部署。大国发展的雄心壮志里，有每一个人的期盼与幸福。

“民族要复兴，乡村必振兴。”复兴方略谋定，航程风帆高扬，我们又回想起在村里蹲点的日子，回想起那些奋斗的身姿、勃发的能量和跃动的生机——

那是“精准扶贫”首倡地十八洞村里，誓当乡村振兴“模范生”的庶气与志向，也是“半条被子”故事发生地沙洲村里，回乡创业年轻人的芳华与理想；那是曾经“空心”的源田村里，家门口产业兴旺的质感与活力，也是转身上岸的渔业村里，为守护长江作出的抉择与担当……

雪后初晴，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，我们看见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，在每一株禾苗上拔节生长；我们听见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在每一台农机里轰鸣交响。

农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——千百年来，这是中国人最恒久、最朴素的价值追求。站在2022年的历史节点上，面向共同富裕的愿景目标，我们用“十村十年十变”，写下新闻的注脚。

发稿时，湖南迎来了比往年更温暖的三月。

山水万程，步履不停。希望的田野上，人们正奔向春天。

◀扫描二维码，观看相关视频报道《十村调研，把脉“十村之变”》。

人之变：“半条被子”地，青春复又来

本报记者周楠、陈泽国、张格

▲在沙洲村，返乡青年在自己开的奶茶店前拍VLOG（2021年2月摄）。 本报记者陈泽国摄

元宵节后，湖南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景区依然热闹。

临近中午，离徐解秀故居不远，红色记忆奶茶店里，坐着一群外地客人，悠闲地喝着饮料。

“90后”老板朱晓英边忙着招待客人，边打电话调运奶茶原料。她记得刚嫁来村里时，路上坑坑洼洼，房屋破破烂烂，经常停电漏雨。婚后不久，她就和丈夫朱宏辉去了娘家——广东揭阳生活。

“十年前，这是所有年轻人对村子的感受。”沙洲村村支书朱向群告诉记者，村子位置偏僻，贫困落后，年轻人都不愿回来，村子也随之越来越没有生气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“精准扶贫”的春风吹临，小山村迎来了大发展。尤其是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召开后，“半条被子”的故事，让沙洲村一举成名，成了远近闻名的“红色乡村”。

基层组织用好这一温暖人心的“红色故事”资源，大力发展红色旅游，吸引年轻人回来建设家乡。

2017年，朱晓英和丈夫回到村里，开起土特产店。她勤快麻利，嘴甜心热，很受游客喜欢，店里生意一年比一年好。

朱晓英见证了沙洲村发生的全方位变化，“交通方便了，物质丰富了，条件变好了，既有城里的便利，又有乡村的美丽，我现在超级喜欢这儿，我还把自己的亲妹妹也带了过来发展。”聊起近来的高兴事，朱晓英乐得合不拢嘴。

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，沙洲村，正在成为人才“热土”。

“瑶家吧”是朱晓英的好闺蜜朱丽娟开的。这位姑娘是土生土长的沙洲村人，2008年大学毕业后在外地打拼。5年前，回到村里创业，先后开了土特产店和咖啡店。

她说：“村里水电路和通讯都很便利，在这里也能认识很多新朋友，我过得很开心。”

沙洲村首个夜宵店，是朱世伟2018年开的。夜宵店一个晚上营业额，最多时达到了3000多元。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，这位28岁的年轻人一脸幸福：“从没想过，在家一年能赚10多万元，比打工时多了一倍多。”

2020年，“90后”朱小梅选择回村当一名电商达人。“我们村有种水果的传统，但过去只能本地卖，卖不上价。”

她利用过去做羊绒制品电商的优势，在村里搭建了电商渠道，把村里的奈李、水晶梨、小黄姜卖到全国各地。

“比以前价格高许多，很有成就感。”她说，去年村里新建了芙蓉学校，条件非常好，她把孩子送到这里就读，准备留在村里发展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年轻人扎根沙洲，充满时尚元素的咖啡店、奶茶店、民宿、文创店越开越多，带动沙洲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；村支两委的班子里，也有了年轻的身影；青年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，在人居环境整治、疫情防控、巡逻巡防等工作中大显身手……

“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回来了，在乡村振兴的路上，沙洲具有更多的青春活力。”朱向群说。

治之变：昔日忙“告状”，今日当“榜样”

▲这是在陈家桥村拍摄的景色（1月27日摄）。 本报记者陈思汗摄

本报记者周楠、陈思汗、张格

春节刚过，记者走进湖南宁乡市菁华铺乡陈家桥村，平整的柏油路，洁白的农家屋，碧水清波的侍郎河，热闹的文化广场，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。

对菁华铺乡党委书记黎国君来说，这个画面常常有点“跳跃”。在他10多年前的印象里，陈家桥矛盾多、管理乱，村道尘土飞扬，农房黑漆漆，地上脏兮兮。“陈家桥的落后是有名的，上级来检查工作，开玩笑说这个村可以不用去，反正各项工作都搞不好，给他们打差评，村里自己都没意见。”

“根本原因是村级班子能力不强、不团结，党员人心涣散。”黎国君说，各种矛盾解决不了，村民到处告状，一年的信访有30多起，是市里有名的“信访村”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对基层组织建设、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进一步重视，惠及每一个党建“落后村”。2014年，经过村里党员的一致推选，在外开办建筑公司的黄立平，成为陈家桥村党支部书记，同时又把群众认可的好人、能人、热心人、正派人、威望高的“五种人”选为村支两委成员。

“新班子上任后，第一步是抓党建引领和群众工作，把全体党员发动起来，用党员来影响和带动群众。”黄立平说。

人情花费高长期是村民的隐性负担。有村民在夜谈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后，村里成立了理事会，由党员干部带头，推动喜事简办。村民彭有为对此大为赞赏：“过去，一场红白喜事，光办酒席至少要6万元，都不堪重负，但没人带头改变。现在喜事简办后，这个费用降至2万余元。”

“党建引领的成效，最典型是体现在美丽屋场建设上。”黄立平很高兴。2020年，村里提出建设美丽屋场，优化人居环境。第一步是拆院墙，但村民一直把院墙视为自家“界线”，对此寸土不让。

在鸟窝山屋场会上，32户乡亲围坐一起，党员杨志强当场表态：带头拆墙，还要捐款建美丽屋场。不到一周时间，杨志强三兄弟的围墙都不见了。

党员示范，乡亲们纷纷拆除墙。大家筹资投劳，建广场、栽绿树。4个月过去，鸟窝山屋场变了模样。

有榜样带动，一个个美丽屋场先后亮相，串成了十里画廊。

村庄更美丽，也带来新机遇：有人发展稻虾养殖，有人干起垂钓休闲，有人开起农家乐……

“二孩妈妈”胡喜婷利用自家农房，开了农家乐。“油菜花开的时候，最多的一天有14桌客人，去年赚了18万元。”

党员干部齐心，村集体经济逐年壮大，水果、苗木、观光旅游等产业做起来了，去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50万元。

黄立平说，“现在是党员喊得应，群众跟得上，人人干得好，再没人去上访，陈家桥的乡村振兴大有可为。去年我们还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呢。”

梦之变：脱贫是模范，振兴做典范

本报记者柳王敏、张澍婧

◀这是十八洞村及进村道路（二〇一九年九月摄）。 本报记者陈泽国摄

十八洞村的冬天，是静悄悄的。一场大雪过后，苗寨和山宫融为一体，屋檐下挂满长长的冰凌，偶尔有一缕炊烟从房梁蹿出，烟火气顿时沁人心脾。

春节前，25岁的湘西姑娘龙明慧去十八洞村看望外婆，车子开进村口，道路宽阔平整，拐几个弯，就到了外婆家斜对面的停车场。这段进村之路，在她小时候，“要走三四个小时”。

过去十年间，龙明慧见证了“精准扶贫”首倡地——十八洞村一点一滴的变化：交通改善、苗寨翻新、环境美化、人气变旺……“村子逐年变化，人们精气神十足。”她说。

扶贫先扶志，从懒汉到脱贫致富能手，村民龙先志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酗酒、好吃懒做、命苦，一无所有，这些都曾是他的标签，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，龙先志重拾生活的信心，通过发展罐头蜜产业，摘掉贫困帽，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。

“梦”之变，诠释着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“我们又有了新的目标、新的志向，不仅要做脱贫模范，更要做乡村振兴典范。”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施金通说，脱贫后的十八洞村，坚持因地制宜壮大产业，形成了种养、苗绣、劳务、旅游、山泉水5大产业体系，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十年前的“0”元飙升到现在的200万元。

走进十八洞村村民家中，一张张勤劳朴素、满是自信的脸庞让人印象深刻：2015年敢于“第一个吃螃蟹”，率先在村里开办第一家农家乐的施成富；曾经勤奋读书走出大山，如今组建团队拍视频、开直播推介家乡的返乡大学生施林娇；正在为村里旅游做优规划、提升服务的花垣十八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进兰……

激活村民内生动力，昂扬奋斗志气，十八洞村正聚起发展大能量。从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荣誉，到入选“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”，再到矮寨+十八洞+德夯大峡谷景区获评为5A级旅游景区……在各级政府和村民一起努力下，十八洞村摔回一张张亮眼“名牌”，正描绘未来发展的更大蓝图。

“如何做强做优十八洞村品牌，未来的规划要更精细、更完善。我们要从国土、空间、生态、产业、人文等方面通盘考虑，到2025年和2035年，十八洞村要达到怎样的目标，必须很明确，整体发展要能可持续。”施金通说。

十年前，偏远闭塞的寨子只有零星灯火。十年后，红色文化、苗族特色文化、竹文化、田园风光……正吸引着周边村镇逐步融入十八洞村经济圈。

新年过后，大山里气温回升，微风拂过十八洞村山岭，带来春天的消息。村民石爬专老人不时到门前观望，村口传来的孩童欢笑声，每每让老人的脸上挂满幸福的微笑。

渔之变：水上讨生“苦”，转业上岸“甜”

本报记者柳王敏、张澍婧

◀这是渔业村居民新修建的住房。 本报记者柳王敏摄

由湘西去怀化，坐船沿沅水逆流而上，便到了辰溪县境内，在一个叫仙人湾瑶族乡的地方，临河有一块“巴掌大”的地方，民房林立，烟火气足，这就是渔业村。

村域面积仅225亩，全村无耕地、无山林，有148户487人，村民曾以捕鱼为生。从“水上过日子”到“上岸谋未来”，渔业村村民敢想敢为，用一股子“蛮”劲，诠释“渔”之变。

时间回溯到1969年，当年吃住在渔船上的67户渔民首次上岸，结束了长期无土无房水上漂泊的历史。“政府在沅水旁选了地，让我们上岸安家。干部们说，用脚走定村子的面积，前提是走到的地必须种上庄稼。”回忆当初上岸时的场景，80岁的老支书米久金记忆犹新，“习惯了水上生活，大家都不会种地，没有人敢走远，于是就有了渔业村这块保山的地方。”

第一次上岸的渔民仍以捕鱼为生，渔船沿沅水而行，逆流可到贵州，顺流可到湖北。“船上吃、船上住，小孩也出生在船上，岸上的房用树皮、高粱秆简单搭个棚子，风里雨里过了好几十年。”75岁的老渔民吕金珍说。

这样的境况持续到2010年，“当年统计时，村子里只有13栋房子，其中2栋还是20世纪70年代建的集体平房，村集体经济为零，村内全是土路泥坪，而沅江流域鱼类资源却日渐枯竭，渔民逐渐陷入进退两难困境。”村主任杨文武说。

2010年和2013年，渔业村对无房户、危房户集中改造，渔民完成第二次和第三次上岸。仙人湾瑶族乡乡长米慧蕾说：“渔业村真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在最近十年里。”

这十年，上岸稳定居住后的渔民，在村干部带领下，盖起了村部综合楼，规整了居民休闲广场，新建渔俗文化博物馆、山水舞台、露营基地、观鱼码头等，小小的渔村，正焕发勃勃生机。

“项目一个个去磨，资金一笔笔去找，有困难大家想办法一起克服。”杨文武说，目前渔业村村集体收入，集体经济有固定资产1100多万元，通过举办瑶乡山歌节、瑶乡美食节、奇石联谊会等乡村文旅活动，吸引周边群众参加，年客流量最多时超过2万人次。

2021年，落实中央“长江大保护”要求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进入“十年禁渔期”。在这之前，渔业村渔民第四次全部上岸，彻底结束了以捕捞为业的历史。如今，渔业村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，成立渔俗文化旅游公司，打造渔文化特色村庄，渔民们迎来新生活。

吕金珍见证了渔业村从房地荒芜到楼栋林立的巨大变化，如今她享有每月1680元的渔民养老保险，生活稳定。采访中，她向记者展示曾在渔船上做饭的锅灶，灶肚内仍残留灰烬，灶身已锈迹斑斑，那里收藏着过去打鱼的日子。

形之变：村容靓起来，村民笑起来

▶这是五果溜村（二〇二一年九月摄）。 新华社发

本报记者柳王敏、张澍婧

沅水之滨的湖南泸溪县五果溜村，因盛产桃、李、杏、枣、梨五种水果而得名，尽管瓜果满枝，但以前带给村子的收益却很微薄。这十年来，五果溜村从村庄环境到瓜果种类，进行了一场关于“形”的改变。

最显而易见的，是村庄形象之变。“十年前的五果溜村，马路上遍地可见家禽粪便、白色垃圾，猪圈、牛栏管理不当散发异味，房前屋后杂物随意乱放，道路黑灯瞎火，村子的邋遢形象让村民饱受诟病。”村支书姚元刚说。

得益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举措，五果溜村变了个样：公共泥土路面硬化，坍塌的围墙重新砌好，大幅涂鸦上墙，路灯亮起来了，绿化美起来了……姚元刚感慨：“老百姓生活舒坦多了，外村人到访也让我们脸上有光。”

村庄干净了，如何长期维持又成了新问题。驻村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队长徐飞良说，2021年5月，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工作队入驻五果溜村后，和村干部一起制定了《五果溜村社区规划》（五果溜村村寨治理实施方案），将村庄环境维护纳入村治重要内容，“不仅维护环境卫生的群众有积分奖励，还规定工作队和村干部定期参与公共卫生清理。”

十年间，产业形态之变，是村级发展的另一大亮点。昔日的“五果”种植方式粗放，重数量轻管护问题突出，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带着种植大户和技术能手，从改良品种入手找效益，逐渐打出了水果、水产、水景“三水”产业“组合拳”——柑橘育苗成为村主导产业，荸荠种植增收致富，沅水乡村旅游盘活了整个村寨……

2022年开年，正是五果溜村荸荠挖采的好日子。“我种了11亩，每亩产量预计能有5000斤，比上一年亩产多了1500斤。”村民姚文忠说，自己种荸荠多年，在工作队的技术指导和支持下，如今荸荠不仅产量增加，抗病虫害能力也提升了。

姚元刚说，十年前五果溜村集体收入为零，十年后有了柑橘育苗基地分红、光伏发电补助、水库出租租金等多渠道来源，去年村集体收入达25万元。发展前景明朗，村民腰包鼓了，脸上的笑容多了，村民形象变好、变美了！

更多更好的“形”之变正在路上。“沅水（五果溜村段）漫步道建设”“荸荠现代产业示范园建设”“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”……乡村振兴工作队逐渐“兑现”驻村以来确定的振兴清单，“为了测试如何实现优质高产，我们种了3亩荸荠试验田，如今成了老百姓的观摩田、学习田。”驻村工作队队员、湖南省植保专家邓斌说。

“振兴清单是通过前期实地走访摸排，收集村情民意后系统规划整理的。”徐飞良说，一份“清单”就是一份规划，大大小小27个项目的推进落实，将为五果溜村带来更大的改变。

业之变：产业进了村，就业在家门

▶这是源田村（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摄）。 新华社发

本报记者周楠、陈泽国、张格

立春不久，纷纷扬扬一场罕见的大雪，让湖南郴州市安仁县源田村的田野里银装素裹，格外秀丽。

村民何红花正忙着给自家的16亩葡萄蔓膜。“去年赚了8万元，希望今年又是丰收年。”回乡创业第7年，她至今不敢相信返乡能挣这么多钱。

源田村距安仁县城60多公里，土地少且贫瘠，全村1600多人，人均水田面积仅0.5亩多。

“别的村戏称我们是‘三多三少’，人多地少、山多田少、旱多涝少，附近的女孩子都不愿嫁过来。”村总支书记谭根安回忆。

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打工，留下老人和儿童，致使大量土地抛荒，源田村一度成了当地有名的“空心村”。

“村民没手艺，在外务工挣不到什么钱，还带来很多留守问题。”2012年，时任村支书段华提出建立土整村流转，接着就是引进企业，种下百合、富硒大米。百合种植大户段凌锋说：“过去流转土地，一户一户谈，沟通成本很高，还面临村民毁约的风险。源田村由村里出面统一流转后，长期承包得到保障，我们愿意做。”

得益于精准扶贫，省市县给予源田村巨大支持，高低不平的农田得到平整，大棚、喷灌设施陆续建立，消费扶贫为农产品销售打开了销路……源田村的产业发展获得坚实基础，村里引进了更多企业，发展起韭菜花、葡萄、砂糖橘等产业。

产业不再“空心”，村民陆续返乡。在外务工多年的廖爱娇2015年返乡，在韭菜花基地务工，既照顾了老人孩子，又能在家门口挣到钱。她说：“从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”

刘声东的丈夫因意外丧失劳动能力，家庭一度陷入困境。村里发展产业后，她在百合基地就了业，获得稳定收入。“我现每月能拿到近2000元，生活更有奔头了。”

目前，源田村的特色产业种植规模达到了1167亩，年产值达800余万元，增加劳动用工126个，村集体经济收入近30万元。

告别“空心村”，谭根安对未来信心满满，“我们还要发展特色旅游，通过乡村振兴让源田村民过上更美满的生活。”

居之变：告别穷“山民”，学当新“市民”

本报记者张格、周楠、陈泽国

◀这是洪家坡安居小区（二〇二一年十二月摄）。 本报记者陈泽国摄

“从没想过能过上干净卫生、便利舒适的城市生活。”尽管搬到洪家坡安居小区已有3年多，徐国俊有时仍然感到有些恍惚。

位于岳阳市平江县城郊的洪家坡安居小区，是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后诞生的一个特殊的“村”——来自平江县23个乡镇的1932户7700余村民，搬迁入住此地。

这7700多名村民，原本居住在生产生活条件较恶劣的偏远山区。今年60岁的胡和平，十年前还住在平江县童市镇的一个小山村，国家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后，2018年10月和家人搬来了洪家坡。

之前的“苦”日子，他还历历在目。“我们之前靠山吃山，一年挣不到几个钱，住着土坯房，漏风不保暖，交通也不方便，出门非常麻烦，孩子们上学也困难。”胡和平说。

告别大山和贫困，村民成为城市“新居民”。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，大家都很高兴，但也有少数人对新生活“水土不服”。

刚入住就被聘为小区安保人员的徐国俊告诉记者，“刚搬来时，最主要的工作是送迷路的老人回家，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二三十位老人找不到家。”徐国俊说，很多人在大山里住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见过电梯，不会按楼层，也因担心被电梯门夹住而不敢乘坐。

群众告诉记者，搬进城郊安置小区后，生活方便多了，但最初也有一些难适应的地方。比如“跟邻居都不熟，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”，“家里煮不了腊肉”……

搬得出，还要稳得住、能致富。对于一些搬迁群众而言，来到安置点，不仅意味着居住条件的改善，更是人生新的起点和机遇。

洪家坡社区使出一系列“招数”帮助群众适应新生活：各单元推选单元长，协助解决居民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；实行爱心积分兑换，鼓励群众参与志愿活动；开设爱心课堂，邀请社区警长、消防员、教师等开展不同主题的融入社区生活的讲座；开设扶贫车间，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……

社区干部林莎说：“一段时间后，大家开始习惯社区生活，邻里之间越来越和谐了。”

“在大山里的时候，要么背井离乡去打拼挣钱，要么在家过苦日子。”小区制衣扶贫车间工人苏华英说，如今车间女工月收入在2000元至5000元不等，在家门口就能挣钱。“这给了我们在城市生活的底气。”

小区还配套建设了桂花学校。“要彻底斩断贫困代际传播，离不开对孩子的教育，现在这些来自大山的孩子们能就近享受与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。我们还通过家访、开设心理和情感课程等，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。”桂花学校校长黄远来说。

如今，洪家坡安居小区的公共区域干净整洁，休闲广场上居民们聊天热络，配套学校里书声琅琅，扶贫车间里忙碌不停，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景象。

路之变：“羊肠”变通衢，“角落”连世界

本报记者柳王敏、张澍婧

◀这是梳子山村村民麦绍文在自己的新房前留影（二〇二一年二月摄）。 本报记者柳王敏摄

从贵州到湖南，靠东北有一条羊肠小道，由这条小道，可以抵达湘西一个名为“民坏”的乡镇，再从这里绕山路十几道弯，便到了梳子山村。

在村支书龙绍英的记忆里，一直到本世纪初，这条羊肠小道仍是湘黔小山村之间来往的主要通道。小道不宽，砂石路面，仅供人、牛马车通行。

路，曾让梳子山村成了湘西被“遗忘的角落”。

这个“角落”距离湖南花垣县城需两小时车程，逢大雪时，还难以上山进村。与其说梳子山村在山上，还不如说山就在梳子山村里——村内一座座山头如梳齿一般，大多数房子如同插在半山腰，没有院子，出门跨两步就是“悬崖”。

“对面讲话能听到，翻沟过坎要半天”，居于深山之中的村民如何脱贫奔小康，十年发展的答案，关键在“路”之变。

“脱贫攻坚以来，在上级部门支持和帮扶单位的协调下，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打通了19公里进寨公路，把6个自然寨连起来了，路一通，与外面的联系就更加顺畅，项目和产业能进来，本村货物能出去，整个村子就盘活了。”村民龙绍英说。

进村主干道好修，方便农运的生产路却让村民下了苦功夫。热心公益的村民龙五一，曾发动村民义务出资出工，试图在陡山岩石间凿出一条从寨子通往茶园的生产路。“最初，我们80多人靠锄头一天只掘进不到5米。扶贫工作队进驻后，挖掘机上场了，这条路才终于被打通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站在梳子山村高地上俯瞰，一条条水泥路如茎带蔓缠绕在群山之中，无论是往返不同的寨子，还是到茶园劳作，村民们都可以开车直达。脚下的路通了，梳子山村逐渐摸索出腊肉深加工、茶叶种植等产业发展之“路”，整村脱贫后，顺利衔接乡村振兴之“路”。

“村集体有茶园850亩，委托给茶业公司管理，年底分红17万元；村集体入股企业分红资金20万元；腊制品车间租金收入15万元；种植中药材收益3万元。”龙绍英给记者算2021年村集体收入，“总共55万元，这在十年前几乎无法想象。”

“去年村里有18个孩子考取了大学或大专”，梳子山村驻村第一书记、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李光林说，现在不只是人和货要走的路通了，孩子飞出大山的“道路”也畅通了。

“路”之变，进一步激活了村民内生动力。57岁的龙绍文是村里种养殖能手，之前靠特色养殖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，如今他流转了20亩地，转型种植黄精等中药材。“我特地去县明学习技术，期待未来能有好收成。”他说。

站在村内，龙绍英指着远山向外地人介绍，“看，那边就是贵州！”就在这十年间，那条湘黔滇通的羊肠小道，早已成为两省小山村来往和发展的平坦大道。

美之变：守好老木房，传好老手艺

▶这是掐车村（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摄）。 新华社发

本报记者柳王敏、张澍婧

掐车村隐藏在湘西大山里，一座“丫”型木结构凉亭桥，横跨两河交汇处，连着三个土家寨子，春雨连绵时，云雾缭绕，山水如画，当地人更愿称呼这里为“惹巴拉”。在土家语里，“惹巴拉”意为“美丽的地方”。

自然美、民族美、人文美……走进掐车村，浓郁的土家族文化气息带来美的享受。过去十年，偏居于武陵山腹地的这个小山村，在国家支持民族地区、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推动下，在守护“美”传承“美”中，诠释“美”之变。

最大的变化，要从保护村内200余栋木结构土家族民居说起。独具特色的木结构房子，承载了土家族的民族记忆，体现了土家人文美。

“土家寨子本与自然融为一体，但在10年前，因为交通改善，建砖瓦房一度成为潮流。”村支书向福孝说，大拆大建势必破坏原有风貌，规范保护土家寨子成了村里的“头等大事”。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”当地干部介绍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，当地出台措施，支持群众改建或新建木结构民居，按照一定的建筑面积上限，由政府出资每平方米补助400元，让生态保护和传统村寨保护理念进村入户。

美好的传统村寨风貌守住了，民族特色旅游发展起来了，村民尚顺林就成了受益者之一。“2016年他规划建新房，按照进度已建好了一层砖房，在了解掐车村发展规划后，他立刻将砖房拆掉，改建成木房。如今，他家360平方米的两层木房矗立在村口，在旅游旺季时，自家经营小商店、民宿，生意红火得让他直夸当初的决定英明。

守住有形的“人文美”，更要传承无形的“民族美”。67岁的村民刘代娥是土家织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也是掐车村土家文化“代言人”。土家织锦挑织工艺全凭心计，无需蓝本。刘代娥12岁入行，潜心钻研大半辈子，常见的100余种图案烂熟于心。每当她在织机上挑针穿线时，常常引得游人驻足欣赏，赞叹不已。

脱贫攻坚战打响后，在政府支持下，刘代娥从老手艺里谋求大生计，担起保护传承和发展土家织锦文化的新使命。近年来，她不断向外推广展示土家织锦文化，收徒授课，目前正加强织机改良，挑战双面织艺，让古老的土家织锦走进现代生活，成为富民产业。

摆手舞、茶古斯舞、打溜子、咚咚喹……今年元宵节之夜，多种土家民俗技艺在掐车村轮番上阵，大山里洋溢着新春的喜悦。其间，土家姑娘田剑英的精彩表演成为观众瞩目的焦点。

为更好传承土家民俗之美，让古老的文艺“动”起来，2020年7月，掐车村备好工作室，请来隔壁乡镇的土家“红人”田剑英入驻，助力活动展演，宣传土家文化。穿土家服、说土家语、唱土家歌、跳土家舞……年轻富有活力的田剑英，已成为掐车村一张靓丽“名片”。

貌之变：保洁靠志愿，村子像公园

▶这是瞭家山一角（一月一日摄）。 本报记者陈泽国摄

本报记者张格、周楠、陈泽国

冬日暖阳下，湖南汨罗市汨罗镇瞭家山的乡村大舞台灯火辉煌。锣鼓声响起，群众围坐台下，舞台上的表演者闻声灵动起舞。

参与表演的是瞭家山文化艺术志愿服务分队的志愿者，他们也是瞭家山人。作为一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农村社区，2018年7月，瞭家山组建了志愿服务队。几乎每一户至少有一名志愿者，志愿服务范围涉及文化艺术、环保卫生、扶贫帮困和文明新风等领域。

“以前哪有这么多活动哟！”50岁的居民徐妹还记得，过去大家无所事事，消磨时光的方式是打牌，甚至还因此产生了些邻里矛盾。

“以前娱乐项目枯燥简单，让打牌甚至赌博之风有了可乘之机。现在我们有乡村大舞台、农家书屋、娱乐室，大家精神风貌都不一样了。”徐妹说。

行走在瞭家山，沿途路面、屋舍和庭院十分整洁。近十年来，瞭家山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“很难想象这里以前垃圾成堆、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吧？”徐妹说，以前环境“脏乱差”，蚊虫满天飞，但如今村里像公园一样，村民都如生活在公园里。

清新宜人的居住环境，既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不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，也与志愿者的付出密不可分；现在瞭家山没有聘请保洁员，公共区域的卫生保洁工作均由志愿者承担。

环保卫生志愿服务分队的队员何玲介绍，尽管打扫频率比较高，但花费的时间并不长。“以前环境越脏、大家就越不爱护。现在，这些原本只顾自家房前的人，也明白‘小家’之外，更要守护好‘大家’，”何玲说，居民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志愿者的工作量也少了很多。

徐妹家中门窗上贴着“囍”字，她的儿子去年刚刚结婚。“以前流行大操大办，动不动就是吃流水席、高档烟酒。”她说，在瞭家山“红白理事会”的引导下，大家慢慢形成了“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余事不办”的观念，不再因为“好面子”摆宴请客。

“以前办一场葬礼动辄花费上十万元，锣鼓唢呐、烟花爆竹满天飞。精简办事后，现在开支降到三四万元，大家都会算这笔‘经济账’的……”居民何宋川告诉记者，一些志愿者还会参与红白喜事的文艺表演，这不仅减轻了居民的经济负担，也成了当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一大生动写照。

瞭家山党支书记何永胜介绍，“以党建带群建，让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主力，提升他们自治的热情，进而形成‘社区吹哨、志愿者报到’的特色。”何永胜说，“志愿者的服务如果达标，就能享受免费医保费用、优先评奖评优等福利，这也带动了大家参与公益服务的热情。”